

# 畢業以後的苦悶與希望

文 珠



(影道師法珠文者作文本)

畢業了，我們這一群畢業以後應該怎樣呢？當法師去？辦教育去？創基立業去？革新佛教去？不行，通通不行，因為自己還沒有充實的學問，透徹的知解，深刻的修養，和豐富的經驗。何況這是一個「事修而毀興，德高而毀來」的時代，是個譏者高張，賢士無名的世界，是個黑白不分，是非莫辨的社會，以我們這樣的學問，知識，與經驗，便妄想辦教育，創功業，甚至革新佛教，未免太天真，太幼稚了！然則怎樣呢？考慮的結果，是徬徨，失措，莫適所從。正如法勛法師在漢藏教理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時，代表太虛大師對該院學生所說的一樣：「各位此次畢業，若在普通學校，拿了文憑，到社會上去找出路啦……謀地位啦……出家人畢業以後做什麼呢？這是現在僧教育前途上的重大問題，也是現代學僧所苦悶的。畢業以後，大多數的學僧們，是想當法師，辦學校，辦報紙，但是，學力不夠，法師不能當，就無路可走了，苦悶就來了。」然而光是苦悶，徬徨與失措，就可以解決橫在目前的一切困難，而開創自己的前途嗎？不！那麼今日的我們，誠應拿出生命的勇氣，擦亮生命的火花，激動生命的活力來面對現實，拿出奮鬥的決志，苦幹的精神，堅毅的雄心，弘壯的悲願來改造現實，希望從現實中去認識，從磨難中求體驗，從衰頹中求建設，從困苦中求創造，從腐朽中求新生，從黑暗中求光明，從痛苦中求快樂，從退化中求進步，從……從迷離險阻荆棘縱橫的人生旅途上給自己開闢一條平坦而康莊的正覺之路，在這充滿風波底冷酷人海中，給芸芸衆生作為普濟的慈航。這樣，佛教才有新生，我們的前途才有希望，所以，親愛的

同學們，我們不要為了畢業以後生活沒有着落，生命沒有保障，發展前途沒有力量而苦惱，不要為了自己的處境好像漂蕩在波濤奔騰極目無際的汪洋大海中折了舵盤，喪了導師，失了把握的孤舟一樣隨風漂流而悲哀，像黑夜的旅行者，像迷途般底羔羊而徬徨，更不要為了國家多難，佛門凋零而悲觀而氣餒，只要我們鼓足勇氣，透視現實，樹立我們光輝而崇高的目標，作為掃蕩妖氣的鮮明旗幟，建立我們堅強而弘大的意志，作為克服愚妄的精神堡壘，立下悲壯弘願的願望，作為我們生命進取中重要的旅程碑，使自己的生命，在暗夜裡燃起熾燃的火炬，照亮人間的黑暗！使自己的生命，在平靜無奇的死水中，激盪起綿綿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沖滌社會陳腐的污物，那我們就可以從狹窄陰險的溝渠開始接觸到江河的浩蕩，我們黯然無光的生命就可以與日月同光，與天地並存！

然而，甚麼是崇高的目標，弘大的意志？悲壯的願望呢？我以為今日我們應堅立的崇高目標，該是革新舊的佛教以孕育佛教的新生。因為在廿世紀的新時代裡，人類的思想，大都趨向於崇新排舊，標奇立異。可是目前佛教的情形，仍然是保守的，沿舊的，落後的，無論在教理，教制，教產各方面，都表現得那麼食古不化，陳腐不堪，所以在廿世紀的人類眼光看來，自然會誤會佛教是保守的，落後而消極的，衰老而不適應時代的要求的，於是便鄙夷佛教歧視佛教，甚而排斥佛教，可憐佛教在內腐外侮的環境中，一天比一天的走向下坡，一天比一天的衰殘，零落，我們真的忍心緘默下去，策手待斃嗎？不，決不，我們是有血性，有熱情，有活力的僧青年，我們不應該墨守成規地看自己崇奉的聖教就此倒下去，更不應該使自己受到時代淘汰的奇恥大辱，而應該拿出我們生命的勇氣，集合青年的魄力來革新教理，革新教制，革新教產，使衰殘的佛教在有組織，有計劃的革新中，去腐生新，孕育佛教矯健頑強的新生命。本來佛教的教理是「亘古今而不變，歷萬劫而常新」的，為甚麼我們要來一次教理的革新呢？我們知道，佛教所傳播的真理，雖然沒有甚麼新舊古今的分別，更沒有適應時代與不適應時代的嫌疑，因為佛教的真理是真實的，圓妙的，不變而恒新的。不但適應公元前的人類需要，而且適應現代廿世紀的人類需要，同時更適應未來未來，一切人類的需要，所以佛教的真理，我們無須去革新也無法去革新，不過對於傳播這圓妙而高超的真理的言語文字和方法，却有革新的必要。這就是說，我們應該運用一種新的方式，新的言語，新的文字來傳播表達佛教的真理，進而把典籍滯遠，文海浩翰的佛

教藏經，改寫成現代的語體文字，翻譯成世界各各的文法，這樣才能使現代人類易于了解，樂于接受。至于佛教的制度，其他的佛教國家，仍然循着佛世原始時代的生活制度，使人看來仍不失僧團的綱紀，嚴肅，與和諧，我們中國佛教由于民情風俗的異殊，而建立了適應民情的叢林制度，可是現在去聖遙遠法久弊生，致使數千年的歷史痼疾所積聚而成根深蒂固的壞習慣，搖動了叢林制度的基礎，而趨于腐化，面臨崩潰，而新僧伽的制度雖幾經太虛大師的建議與提倡，但終無法實現，所以現代佛教的制度，不但適合新時代的需要，同時簡直陷于混亂局面，這也是佛教衰頹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若欲開拓佛教的新生，就應步着太虛大師的後塵，依照大師：「對於整理僧制及辦僧教育之提議案」（見海潮音第十四卷第六期）去實行施設，此外，我認爲在服裝方面也應該來一次新的改革，設計一種樸素而雅觀，經濟而高貴，適時而異俗，和足以表揚佛教的純潔，精神的弘偉，而又簡便于工作的新僧裝，使佛教的制度有新的統一，使佛教新僧有一種新姿態出現以配合他們新的工作，適便于他們新的發展。至於佛教教產的問題，我們更應慎重地去處理，運用我們高度的理智，冷靜的頭腦，精密的思維去考慮，怎樣才可以避免僧伽權利的爭執？怎樣才可以杜塞當權者私慾的佔有？怎樣才可以實現利和同均的平等生活？怎樣才可以使佛教的產業運用于有益佛教，有益社會，有益人群的「弘法濟世」，「建教安僧」的正途上，然後才去實施，去工作，去完成，完成佛教的新生命，所以我們今日最高的目標，應該是改良舊的佛教制度，開創佛教的新生。要是這樣，太虛大師所提出的，教理，教制，教產的三大革命，就可以實現了！

至於弘大的意志，該是獻身佛教，以有限的生命來爲佛教的文化，教育，與慈善的莊嚴事業，而作永恒的努力！因爲在佛教本身方面，非文化事業不足以發揚光大佛教幽隱深妙的真理；非教育的施設，則無法鍛鍊崇高的僧格，孕育弘法的人才；非慈善的工作，不足以表達佛陀慈愛世人的婆心，和救世益群的悲願。在宣傳工作方面，非文化不足以吸引智識的份子，改良人類的邪思而納于正軌；非教育則無法把真理的種子播進每個衆生的心坎，以長養菩提的根苗；非慈善機構的施設，就不能使廣大的有情，普遍地接受佛教的恩惠而解決現實生活的苦難。所以文化、教育、慈善的工作，成爲今後開創佛教新生的要具，那麼，我們就應無條件地儲志于佛教文化，教育，慈善的神聖工作，決意爲這偉大的事業而奮鬥而作畢生的努力了！

願望呢？我們的願望，應該是創造莊嚴的世界，建立人間的淨土，給

予全人類至高無上的快樂。因爲我們能增加他人的幸福，然後才能增加自己的幸福，能使全人類得到真實的快樂，自己才能獲得至高的快樂，何況目前是個極端苦悶的時代，極端凌亂的世界，極端複雜而黑暗的社會，人性的毀滅已經進入最嚴重的階段，道德的淪亡已達到不堪設想的境地，人與人之間到處充滿了殘忍、奸詐、欺騙、陰險、爭奪、謀害、妒嫉的罪惡沙石，災禍洪流，我們會經接受佛陀的慈悲薰習的僧青年，難道可以坐視罪惡的洪流，來掩沒自己，佛教，和衆生麼？不，我們應該運用佛陀的慈悲，正義，與真理來使人心浮動者得以沉實，使思想混亂者得以澄清，使險惡者善化，使悔過者新生，墮落者上升，沉迷者覺悟，苦惱者得救，患難者得助，化干戈爲玉帛，化戾氣爲吉祥，轉苦難爲快樂，變熱惱爲清涼，以實現人間淨土，促進世界真正的和平，永久的大同。這樣世界得救，自己才得救，人類安樂，自己才安樂，所以我們的願望應該是拯救全世界淪淪，開拓全宇宙的光明，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我以為凡是一個真正有熱血，有理想，有抱負的勇敢僧青年，都該有這樣的目標，這樣的意志，這樣的願望。雖然，我們目前還沒有充份的學問。知識，能力，和經驗來實踐我們的願望，完成我們的意志，達到我們的目標，但我們不妨首先豎立我們革新佛教的目標，激發獻身佛教的意志，許下救世益群的悲願，因爲我們有了這樣的目標，意志，與悲願，自然就爲了早日實現自己的悲願，完成自己的意志，達到自己的目標，而敢于對付任何困難與攻擊，任何厄運與災患，任何嘲笑與輕侮，任何磨折與阻礙，不但不爲惡勢力的困迫而改變自己的初衷，反而勇敢地往惡勢力的包圍中抬起頭來，不戰慄，不巡遯，不畏懼地大步向前，開闢自己的途徑，尋找自己的出路。但，當我們豎立了我們革新佛教的目標，激發獻身佛教的意志，許下救世益群的悲願之後，怎樣才可以去實踐，去達到，去完成我們的願望、意志、目標呢？這，我以為必須要具備以下幾點優越條件：

### 一、堅固我們的信心

人類處在這好像萬花筒的廿世紀裡，最大的悲劇莫過于失去堅決的信心，而陷入混亂的絕望中。因爲失却自信心的人，是無法克服潛匿在我們晦黑的心房裡的敵人——恐懼，憎恨，束縛，憂慮和卑劣感，而漂浮在極度徬徨，昏迷與失望的深淵中，因而意志消沉，心靈空虛，精神頹喪，最後，在苦悶，空虛，徬徨失措之下，踏上死亡的墳場，與草木同朽，所以

我們欲想達到自己崇高的目標——開創佛教的新生，首先就要具有強烈的自信心，因為自信心比金錢，勢力，家世，親友，更有助的東西，牠是人生最可靠的資本，是人生最寶貴的鑰匙，它能把我們心靈之門啓開，放出我們心底深處所蘊藏着的意志和進取力量的源泉，我們一經發現了這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之後，自然可以克服一切恐懼和憂慮，衝破一切障壁，排除一切阻碍，更可以激發我們銳利敏疾，奮勇剛毅的鬪志，促進我們向上的雄心，鼓舞我們創造的勇氣，使我們勇敢地，大膽地，毫無恐怖地掙扎下去，工作下去，發展下去，乃至完成我們應有的責任和使命，達到我們的目標與期望，世界上種種善的，美的東西，並不是那些幸運寵兒之所獨有獨享，而是具有充分信任自己的能力的堅強的自信心理的人所創造出來的，所以世上無論是為學問，為事業，為社會，為民族而奮鬥的人，都應該確立自己的信念，何況我們要達到復興佛教，開創佛教新生命的崇高目標？更應具有強烈而堅固的自信心，信任自己是復興佛教的中堅份子，是開創佛教新生的要員，是刷新佛化大廈的主人翁，更要信任「天生我材必有用」那麼，「彼既丈夫我亦然，何必自卑生退屈」？這樣，在強度的自信心督促下，你將會當仁不讓地挺胸前進，試問何功不立，何業不克？所以我們要達到崇高的目標，先決的條件就是堅強的自信心。

## 二、站穩我們的崗位

作為一個真正有智慧，有思想，有意志的革命僧青年，主要的力量，不是戰勝環境，而是在乎戰勝自己，因為戰勝自己比戰勝環境來得更困難，也更偉大更有意義。然怎樣才是戰勝自己呢？戰勝自己就是把握自己，使自己在一個足以引人墮落和消沉的環境中，而能够屹立不動地站穩自己的立場，保守自己的崗位，不為環境的誘惑而墮落，又在一個足以使人喪失理智與壯志的地方，而能够提高警覺，一本初衷地幹下去，永不喪失其固有的理智與壯志，縱然是一連串似乎無盡頭底磨折與刺激在威脅自己，使自己遍體鱗傷，心靈破碎，但我們爲了要徹解教理，和發掘具有深刻意義的學問與智能，以便献身于佛教文化，教育，慈善等神聖工作，總不應該退出僧伽的崗位，反而堅定地站在僧伽的崗位上進取自己的知識，充實自己的學問，修養自己的品德，然後献身佛教，肯幹，敢幹，苦幹，實幹地發展文化，教育，慈善的莊嚴事業，雖然，有時你會因魔鬼的侵擾，無情的打擊而悲傷，而淪淚，但淪淚就讓它淪淚，悲傷就讓它悲傷吧，稍歇一會兒，揩乾你的眼淚，放下你的悲傷，仍然挺胸前進，作為一個永遠自強不息的革命僧伽，去改革佛教以往的惡習慣，去掃蕩佛教中「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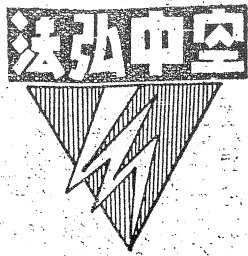
須有」的迷信色彩，去完成你献身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工作的意志，這樣，才有資格稱為現代的新僧，革命的青年，否則，緘墨保守，或見異思遷，依世浮沉，所謂「牆頭草，風吹兩面倒」，在某一種環境下便學習，在某一種環境下便放棄學習，在某一種環境中，便做個四不相的偽裝佛子，在某一種環境中，便索性脫去袈裟，退出僧伽的崗位，搖身一變恢復「俗漢」的本來面目，這無異是自己放棄自己，窒息自己，摧殘自己，欺騙自己，傷害和破壞自己，使自己瀕臨失敗的，垂亡的邊緣，墮落悲哀的陷阱，最後，還逃不了因果的定律，所以，當我們畢業後，走進這富有誘惑性，易於引人走進墮落敗亡之路的社會，我們應該拿出高度的理智和冷靜的頭腦來做人，特別是須要一種卓越的知識和深遠的眼光來支配自己的思想，控制自己情感的衝動，不然，一失足而成千古恨，那就噬臍莫及了，愛馬孫（Emerson）說：「偉大，高貴人物的最明顯的標識，就是他的堅毅的意志，不管環境變換到何種地步，他的初衷與希望，仍不會有絲毫的改變，而終至克勝阻礙，以達到所企望的目的。」這幾句話可作為我們的暮鼓晨鐘。

## 三、鼓起我們的鬪志

高爾基先生說：「在人生戰鬪裡積累起來的人生經驗，是豐富並發慧和情感的源泉，生活得廣，戰鬪得酷烈，經過所謂動心忍性的鍛鍊，不但人的智會壯大起來，而且由於生活印象的充沛，他的想像，他的一切精神活動，會翱翔起來。」不錯，在黑幕重重的人生戰場上，往往愈積極的人，所碰的釘子愈多，所遭遇的愈淒慘，愈殘酷，不過我們應知道，唯有在愈殘酷的天地間，和愈殘酷的角落裡，所體驗出來的真理，才是愈深刻，愈壯麗，愈有其不朽的價值存在。一次經驗，得一次教訓，一種刺激，一種變動，同樣可以得到一種新的知識，新的啓示。所以，我們無須畏懼苦難的來臨，或因處境的惡劣，社會的腐朽，而灰心我們應該鼓舞起我們不屈不撓的鬪志，提高奮鬥的力量，繼續不輟地奮鬥到底。但，我們奮鬥的鬪志，並不只是爲了自己，同時也爲了別人，要是只爲了自己的享受而奮鬥，那你不但不能成功，而且也沒有意義，所以奮鬥的意義是自利利他的，奮鬥的範圍是多方面的，你要自利，就要對外向一切侵襲的惡勢力奮鬥；要利他，就要對內向自己內在的私慾奮鬥。你能戰勝了外來的威脅，克服內心的私慾，使私慾化為大公，使小我變為大我地去為淨化人間而奮鬥，為全世界，全人類的安寧與幸福而奮鬥，那麼，你的奮鬥就算達到成功了。所以我們在畢業後，要特別提高我們的鬪志，鼓舞生命的奮鬥力量，

踏上奮鬥的途徑，一步一步的向前做去，自然可以實現你那「人間淨土」的希望，和救世的悲願。

今年是佛陀誕生二千五百週年的紀念，各學院剛剛忙完慶祝佛陀誕的一幕，現在又要忙着學僧畢業典禮的事情了，這在表面上看來，似得是佛教興盛的象徵，但實際上却是我們這一群畢業生最苦悶的時候，因為這次不但是本院同學畢業，而某苑的同學也畢業，同樣，不但本院同學畢業以後再沒有昇學的機會，而某苑的同學也沒有昇學的機會，所以本年度陷于苦悶，徬徨的僧青年特別多，因此，我在極端苦悶中作以上的感想之後，便把它寫出來，貢獻給各位畢業同學之前，以作同病相憐的切磋，同時，我更虔誠地希望各位畢業的同學們，與其徬徨苦悶，不如果敢堅決地苦幹下去，與其咒詛現實，毋寧以興奮的心情來憧憬明天，以堅毅的意志來創造



# 佛說阿彌陀經講話

——臺北民本電臺佛學講座廣播

各位聽眾！上期講的是：信願行三個條件中的一個行字。行，就是腳踏實地的去做，這做的方法，很簡單，就是老老實實，念一句阿彌陀佛。經上雖然有若一日至七日的規定，我們儘可每日念佛，作為恒課。古人說：多念一句佛，少說一句話，打得念頭死，許得法身活。印光老法師也

嘗教人老實念佛。人們如果終身牢記住這一句阿彌陀佛，常常念一句阿彌陀佛，以佛心為心，以佛的行為為行為，保管你臨命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在這裡我可說個故事給大家聽聽：我二十五歲在安徽安慶，佛教學校上學。那學校董事會裡有一位董事，徐平軒居士。徐居士的母親，是一位虔誠而念佛的信徒。那是民國十三年吧：十三年秋八月，徐老太太，僅有一點小病，很安詳的念佛而終。這消息一經傳出，四方八面的親友，都來行禮弔慰。可是從四方八面來的親友，見面的時候，都不約而同的說：奇怪啊！我在路上向這裏走來的時候，嗅到很濃烈的檀香味，同時還聽到隱隱約約的音樂聲，大家都很驚奇！徐居士聽到這一番話，對於母親的去世，不但不感覺到悲哀，反而非常之欣慰。因為人生都有一死，恩愛別離總難免。只要死者得到一個好的去處，這是何等的難得。所以徐居士據親友們眾口一詞的傳說，確信這是他母

將來，堅定信心，站穩立場，鼓起大雄無畏的奮鬥精神，作為一個敢于不斷接受現實的磨練，刺激，與折磨的苦鬥者，像荷戈上陣的戰士們一樣，自強不息地朝着我們救世的願望，獻身佛教的意志，革新佛教的目標邁進，那麼，今天不可能的事，明天就完全變成可能的事了，即使明天還不可能，但終有一天完全可能的，然則，誰說佛教的新生命在不久的將來不會在我們這一群僧青年苦幹之下而誕生而面世呢？

親愛的畢業同學們，勇敢點吧！「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古人說得好：「弱者困於環境，智者利用環境」，我們的環境雖然壞透了，但只要我們善于把握，善于利用，同時在今後更苦難的日子中要本著一種愈挫愈奮，愈苦愈毅的精神去做人，去做事，去進德，去修業，最後的勝利，決定操在我們的手上！

親念阿彌陀佛，得生西方的一個現象，因此心理上得到非常的安慰。我當時還寫了一篇徐平軒太夫人人生西記，登在海潮音月刊上。三十六年，我住在上海老北門的沉香閣，徐居士因事到上海，特別去訪我，還談起此事。如果把淨土宗的書打開來，像往生傳之類，古往今來，因念佛而生西方的男子女人，不知有若干數呢？

念佛既然有這樣的把握，而且這是教主釋迦牟尼佛為我們這末法時代，多障的眾生，開發的一條特殊方便的易行道。所以釋迦世尊，苦口婆心的如阿彌陀經上說：

「舍利弗！我見是利，故說此言，若有眾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是利的利，不是財利的利，是便利的利。比方說吧，同樣的一段路程，拿腳跑要一整天，假如坐汽車的話，一兩小時就達到了目的地，汽車不是比兩隻腳便利多了嗎。因有此便利，故說此生西之便利方法。若有眾生，天下後世的眾生，如果聽到我這方便法門，都應當發起願心來，準備生到彼西方極樂世界去。